

BAOZHA shijian

张卫华 著
张策



爆炸事件

——法制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集

中国新闻出版社

爆炸事件

——法制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集

张卫华 张 策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姚茂春

爆炸事件

张卫华 张策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开，印张 6.625，字数 143.3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册

ISBN 7-80041-045-5/G·43

统一书号：7363.125 定价：1.45元

序

秦 兆 阳

伟大变革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与伟大变革相适应的文学。这是因为，人民关心时代，希望了解大变革进程中复杂万状的各种动态，希望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见闻，希望文学帮助他们清除旧事物、扶植新事物、清醒头脑、鼓舞意志、振奋精神。而沸腾的生活，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矛盾，以及人民对文学的要求，又激励着作者的写作热情，并给作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素材，这就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异军突起、空前发达的原因。

生活永远有“事实”，有“道理”。人民永远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和道理永远在推动着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报告，报告，用文学的形式，用炽热的感情，用睿智的清醒的语言，用生动的形象，向人民报告事实，让人民分辨道理，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文学永远离不开社会效果的检验；尤其是报告文学，其效果是及时的、敏感的，每一个从事于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都无疑地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来从事报告文学的新作者不断涌现，这说明了在文学的百花园地里不断地有一些新人在勇敢地承担历史的使命，勇敢

地继承我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

这本报告文学集的作者——张卫华和张策，就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两位新星。他俩都是业余作者，经过不断的努力，不但成绩可观，而且似乎已经开始摸到了一条具有独特个性的写作路子——这从《追寻两行罪恶足迹的跳跃镜头》和《心蚀》两篇作品可以看得出来，即不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揭露事实上面，而是着重于探索底蕴，挖掘病灶，透视灵魂。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指出：反腐蚀是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党的建设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挖掘病灶透视灵魂，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报告文学必须真实，达到真实有三难：一是了解事实，二是发掘底蕴，三是深入灵魂。这第三点可以说是难中之难。只有在攻克了这三道难关以后，才有可能达到剖析深刻、形象生动和文笔感人。

因此，我认为这两位作者的初步经验是至可宝贵的。我祝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

秦兆阳

1987.10.27

目 录

D1725/09

序

秦兆阳 (1)

· 报告文学 ·

1. | 心蚀
——对何雪山、袁宝琳两起泄密案的综合 (1)
反思
2. | 追寻两行罪恶足迹的跳跃镜头
——张常胜、叶之枫案采访纪实 (41)
3. | 迟到的反省 (84)
4. | 灰烬中，一把铜钥匙 (95)
5. | 天安门广场爆炸事件 (111)

· 纪实文学 ·

1. | 人·鬼·神 (125)
2. | 国境线上的沉沦 (172)

时 装 女 杰

(英) 朱迪思·古尔德著 林 铮编译

一、董事会交锋

海伦跨出罗尔斯·罗伊斯豪华型轿车，走上海伦国际公司的台阶。她年已三十八岁，但看上去年轻得多，如时装模特儿般光彩照人，身材窈窕，姿态优雅，尤以一对秀眸最富魅力，象是镶嵌在白玉上的两颗紫罗兰色宝石。她来到大厦入口处，玻璃门自动开启。电梯把她送到董事长专用的十九楼。她刚进办公室，秘书便递上一张报纸。海伦凝目细看，那横跨三栏的大标题犹如当头棒喝：“海伦出版公司将发生剧变。”再往下看时：“据悉海伦出版公司将发生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两年前海伦小姐曾以其个人拥有该公司大量股票作为担保品取得曼哈顿银行巨额借款，该项借款即将到期，银行副总经理戈尔正负责催讨这笔借款。而海伦小姐单独集资发行的杂志《您！》销路惨淡，损失达一千万美元。倘若海伦小姐无力履行借约规定，则作为担保品的大量该公司股票将成为曼哈顿银行之财产。海伦小姐就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哗啦一声海伦将报纸扔在一旁，她的对手们手段可真毒辣，竟然蓄意夺取她手创的企业。不，她是作好准备的。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

秘书这时又报告董事们已聚齐在会议室。海伦整理一下文件，便向会议室走去，董事们已在长桌旁围坐鹄候。她到

并速告我部。

.....

天南地北，法网恢恢。几天后，何雪山便抓获了，立下此功的，正是那辆面包车上的人们。

笔者在采访时，曾问起上面这个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但得到的答复只是淡淡一笑，未置可否。然而，办案人员却蹙紧眉头，向我们说起了另外一件似乎毫不相关的事情。

也就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就在审讯何雪山的预审室对面的另一间屋子里，一份新卷宗摆在了预审员面前。首都机场海关查获，R国某商社常驻中国商贸代表H先生，在回国时，公文箱中装有大量我党和国家经济绝密、机密、秘密级文件资料。本人承认，这是对外经济贸易部技术进出口局干部袁宝琳提供的。

两名案犯虽同在一个机关，却素不相识，但都被公安机关依照刑法第186条进行审查，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同一个简道之中。

不仅是办案人员们在痛心地思索、叹息……

一份关于两起案件、两名罪犯主要罪行以及可能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重大损失的初步估价的报告，也送到了一位国务院负责同志的写字台上。据说，这位负责同志，把报告详尽、认真地看过了，但是没有象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批示。是被一种沉重心情压倒了他的通常思维，还是在想一些更深远的事情？

时隔不久，就在进入1985年11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发表重要讲话，接着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八千人大会”，一致强调：在开放、搞活方兴之机，在老问题不断解决的同时，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下的新的不正之风，必须予以解决。要

建设精神文明，清除腐败现象，整顿中央机关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因为它关系着我们党、我们改革的生死存亡……

我们在想：也许，这两个案件，也是形成这场颇有声势的活动的——小小的引子。

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必须排除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干扰，荡涤那些随着大江洪流冲泄而下的污泥沉渣。从某种意义上讲，何雪山、袁宝琳案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添了一剂冷静的思考。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这两起案件披露于世。

—

有人说，人生象一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象一匹用理性和下意识的丝线织成的锦缎，经纬难分，瞬间有变。

1983年5月25日，江苏省苏州市外经委的两名同志，来京汇报苏州市利用外资方面的工作情况。

横向按块块分工，这个地区的利用外资工作正好归属何雪山负责。如果按纵向条条划分，他的主管项目有机械、交通、冶金等等。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何雪山就是权力的化身。

苏州的同志很恭敬地向何雪山汇报了工作。谈话中，他们以试探的口吻问何处长：最近，香港某公司总裁杨小姐，正在和苏州谈判有关进口扳手原料在苏州加工事项。她看了苏州工厂，认为从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素质，到厂方的管理以及设备情况，都可以完成这种简称“来料加工”的任务。这样做双方都可以赢利。目前，杨小姐正在北京，何处长是否能出面会见一下，哪怕仅在客观上介绍一下我们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也可以。

苏州同志的本意是，如果何处长亲自出面了，似乎就是一种姿态，它会向港商杨小姐表明，苏州方面对合作项目是重视和有诚意的。

到现在为止，不能说苏州同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们的心愿是善良美好的，如果合作项目顺利谈成，那将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美称增添几分新姿，给苏州父老带来益处。

但是，他们也没有想到，何雪山“假途灭虢”了。

当时，何雪山客套了几句工作太忙、要办的事太多之类的话，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1983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年头，时代的浪潮给社会和人民以巨大的冲击。这里，一个十分活跃的酵素，就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由此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反思，传统思维形式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甚至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连北京最普通市民见面的话题也是：深圳、合资企业、外汇、引进……

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具体参谋、办事机关，对外经济贸易部此刻的重大责任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个部是在开放搞活中，由国务院原属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对外贸易部三个单位组建的。这种大规模的合并意义十分明了：形势要求，必须有一个减少层次、理顺关系、思路清楚、开拓力强的办事机构。领导上对干部也有要求：竞争力强，水平高，尽可能避免消极因素，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对外开放方针贯彻好。

何雪山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随机关合并进入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局的，同时被任命为副处长。

用求实的态度回过头来看，当时这个任命没有什么错误。案件发生后，办案人员曾沿溯何雪山走过的道路，做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几乎每到一处，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何雪山在这里时，发现过他有什么问题吗？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这种思维形式也许不太正常；对一个侦查办案人员来讲，依照这样清楚准确的概念来开展工作，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职责就是：再发现蛛丝马迹，扩大线索，不留后患。

但他们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致的，无可指摘。

何雪山从家庭中得到的，是老一辈革命者对后代的严格要求。他的父亲是我党一位很有功绩的老同志，“文革”前曾任国务院某部部长；1973年在“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评价。何雪山本人在中学加入共青团，以后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在国防科委系统任过上尉，入了党；转入七机部后，是某研究所工程师，一项很重要的科研课题组长；一九八〇年调入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调查记录上，几乎都这样写道：此人是革命后代，对党有感情，也做了不少工作。对完成本职工作有能力和热情，团结群众也不错，人缘很好。

在正襟危坐的公安人员面前如此出证，其真实性应该说是可信的。

生活的确是复杂的。

唯一提到的何雪山的缺点，就是经贸部外资局一位领导同志说的：“这个人，组织纪律性差了一点。”

似乎是个问题。可是按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观点来说，似乎又不是。

还是让我们把摄相镜头拉回1983年5月26日吧。何雪山在两位苏州同志的邀请下，来到了北京饭店新楼。

就象工人熟悉自己的车床，会计熟悉算盘，老师面对着教课的黑板，何雪山出入宾馆饭店，也是家常便饭。他是从紧张、繁杂的工作中脱身出来的。他在心里只把这次会见当作一件极普通的工作，没有特意选一件质地较好的衣服换上，头发也未经过梳理。他就那么随随便便的，手里还掐着一支吸了半截的香烟，从经贸部大楼走出来，沿着长安街上的斑马线，走进了北京饭店的自动门。

尽管如此，和街上的行人相比，何雪山还是颇有一种潇洒风度的。这种风度不是精心修饰所能得到的，它来源于长期高雅、有修养的家教；来源于本人高层次的智能结构；也得益于这几年来，国际航班上的飞来飞去，外交场合的进进出出……

何雪山还清楚地记得是6009房间。这四个阿拉伯数码在他的一生中太重要了。

他和苏州同志走进房间时，香港某公司总裁杨小姐正在接待客人。她裹着一股香气迎上前来，热情地把他们让到沙发上坐下，然后用略带广东音的普通话向他们道歉：

“对不起，请稍坐，我这边马上就完的……”

何雪山欠欠身，表示不用客气，然后悄悄地打量起这位颇有名声的女人来。苏州同志曾向他介绍，杨小姐芳龄三十八岁，过去曾是很走红的影视艺员，息影后嫁给了一个商人，不幸丈夫去世，她便接过丈夫的遗产，从事经济贸易。在何雪山眼里，杨小姐似乎比介绍的年龄要大一些，但她确实漂亮，顾盼之中有一种媚态，撩动了何雪山的心弦。他半仰在沙发上，目光移过豪华的室内布置，那种温柔典雅的浅色调，

再加上耳畔杨小姐那银铃般的笑声，竟使他如梦如痴了……

客人走后，杨小姐旋风般地飘过来，拉住何雪山的手，热情地摆动。她的名片也带一股馨香，很雅致。他们面对面坐下，毫无拘束之感。杨小姐似乎有一种魔力，把这种场合惯有的客气、分寸、冷场……统统一吹而散。这给何雪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次谈话内容，没有离开苏州引进项目的话题，至多作为题外花絮，表现双方都具有的广博知识、引到了诸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之类的诗词。

会谈时间不长。

两天后，苏州同志打电话找到何雪山，通知他：杨小姐要请客，希望何处长到场。何雪山没有推辞。那天，宴会厅那金光灿灿的吊灯和高脚杯中的葡萄酒交相辉映，把赴宴的人们都映照得神采奕奕。席间，杨小姐不断地殷勤询问何处长喜欢什么菜、什么酒，并亲执羹匙为何雪山布菜。何雪山彬彬有礼，却终不免喝得面红耳热。

后来，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室里，他说：“这次请客吃饭，我们便更熟悉了。”

时间推移，转眼到了6月份。一天，何雪山正在办公室和几个同志研究工作。此时的何雪山，对本职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也是相当紧张忙碌的。因此，当电话铃响了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地接过来，问道：

“是谁？什么事？”

电话里传来的是杨小姐的笑声。

他皱了一下眉，但很快又舒展了。他想起，电话号码是自己在宴席上留在杨小姐名片上的。

“请你明天早晨到北京饭店和我一起吃早餐，好吗？”

“对不起，明天早晨我还有会要参加。”

杨小姐停了片刻，又说：“那么，明天中午我请你到建国饭店吃中餐，你散会后来北京饭店，咱们一起去。”

何雪山觉得盛情难却，便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何雪山等会议一结束，便匆匆来到北京饭店直奔杨小姐的房间。一回生，二回熟，这次他只在门上轻叩了两下便推门进去了。杨小姐正坐在梳妆台前做出门的准备、唇膏、眉笔、香水……摊开一片，见何雪山进门，她在镜子里向他嫣然一笑……

“哦，你在化妆……”不知为什么，何雪山有几分慌乱，

“就好了……”杨小姐回过头来，一边在手腕上搭上一块坤式小表，一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何雪山，那目光分明暗示着什么……

在预审室里，何雪山低着头，做了如下的陈述：

我以为杨小姐是让我帮他扣表带，我犹豫了一下便上前去了，用两只手在杨小姐手腕上的表带上扣着。当时太紧张了，摆弄了半天也没扣上，我记得我的额头都渗出了汗珠，脸上也憋得火辣辣的……

杨小姐这才嗤的一声笑起来，自己把表带扣上了。

我们俩一起往房间门外走时，她在前，我随后。走到房间门前，杨小姐突然回身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欠起脚，把整个身子贴在我的身上，扬起脸要在我脸上亲吻。我当时太紧张，自己躲开了……

对外经济贸易部工作人员守则规定：在和外商、港商进行谈判交易的工作中，事先必须请示，工作中要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何雪山这次赴会，事先未请示，也没有二人同行。

也许，这就是他“组织纪律性差一点”的表现。

中国有句老话：蝼蚁之穴，足以溃堤千里。

二

无论在经历、学识、级别、贡献上，袁宝琳与何雪山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之间，从各个方面看都有很大差距。

在外商眼里也是这样。如果何雪山是一潭清水中能掀起点浪花的大鱼，那袁宝琳不过是潜栖在岸边的小虾。

因此，袁宝琳的落水也没有何雪山这样富于戏剧性和浪漫色彩；但在内容上，倒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之处。

1984年临近年夜的一天，首都机场已经披红挂彩，准备迎接节日了。候机大厅内外，人流熙攘，十分热闹，连机场工作人员的动作节奏也似乎加快了。

R国某商社常驻中国代表H先生，这时在大厅那自动开启的大门前，跳下了一辆豪华型皇冠轿车。他手提一只带密码锁的公文箱，神态自若地向海关检查站出入口走去。他要回国休假。

护照检查完毕，一个身穿黑色海关制服的工作人员，跳下工作台，有礼貌地拦住去路。

“您是H先生？请到我们办公室去一下。”

他面带愠色地来到海关办公室，他的公文箱被打开了。不用翻拣，几份复印材料显眼地摆在箱内，黑色的字迹直入人们眼帘：

《国家计委××××年引进技术设备计划》，《中国某总公司1985至1990年引进技术项目表》，《北京市××××年技术引进改造项目表》，《某部1985年进口计划项目表》……

秘密、机密、绝密……标得清清楚楚！

海关工作人员震惊了。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志从公文

箱里拣出这些复印材料时，手在微微颤抖。几张薄纸，重有千斤！

“这是怎么回事？”人们的脸色严峻起来，“你能解释吗？”

H先生的脸变得苍白了。他被告知，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他不得离开中国，回家团聚的愿望暂时破灭了，他沮丧地回到友谊宾馆驻地，用很熟练的中文向有关部门写出了说明材料：

我们商人很希望预先掌握些中国方面引进技术设备的情况，以便把事情办得好一些……

我认识了经贸部技术进出口局的袁宝琳，他所分工的工作范围和我管的差不多。这些情况都是他向我提供的。

.....

略微了解一点国际企业界情况的人都知道，80年代是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异常激烈残酷的年代，因此也是情报化的年代。“商战”的明争暗斗，有时比一场明火执仗的流血战争还要不惜工本，不择手段。

可惜，我们许多同志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据一份内部资料记载：60年代，考虑到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著名的大庆油田作为我国的战略工业建设项目，从规模、技术、范围、产量……甚至到地名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是，当1966年的动乱开始之际，某画报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刊登了一组大庆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铁人王进喜站在一段铁栏杆旁边。某国情报人员根据铁人的服装，立即推断出大庆是在我国冬季气温在 -35°C 的东北地区，大致在哈尔滨附近；又根据那段铁栏杆，推测出这是反应塔的扶栏，其炼油能力为年产360万吨左右。因此，该国立即着手

准备向我国出卖石油设备的谈判，掌握了主动……

又据一份通报介绍：1982年，我国某部一位领导无意中向外透露了我国一项重要物资的缺供情况，使外国人连呼“好消息”。随之，该国几家报纸放风说中国将大量购买这种物资，制造涨价气氛；由于当时此种物资的国际价格正在下降，他们还派人到几个生产国游说，结果使价格一下子提高了15%—20%……

在和外国人打交道中，我们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我们的学费未免交得太多了！为了保证开放，搞活政策的顺利施行，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学得更聪明一些吗？

还有更应引起警惕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象何雪山、袁宝琳这样的丧失尊严和人格的民族败类。

H先生的说明材料给了办案人员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袁宝琳这个名字。不久，经过初步的调查，事情基本搞清，H先生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国了。在采访中，办案人员告诉我们：H先生还不是那种专门猎取情报的特务，这一点从他没有丝毫夹带情报的常识上就可以看出。

此刻，身为经贸部技术进出口局干部的袁宝琳，正在我国广东、深圳地区陪一个外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访问。当代表团出境后，他在白云机场准备登机回京时，被广州市公安局的4名民警前后左右围住。为首的民警向他宣布：你已被依法拘留审查。

袁宝琳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他在预审室里大喊大叫，气焰十分嚣张：

“你们懂什么！我国计划项目是可以向外商介绍的，连外长，副外长们出国还附带介绍项目呢！”